

新作点评

# 晋江的骨血与精神

## ——电视剧《爱拼会赢》的晋江诠释与答案 □彭学明

电视剧《爱拼会赢》以高海生和叶茂盛、叶大莲、钱锦程、戴玉萍、翟友道等一群年轻人的成长与拼搏为主线,将情感与情义、家境与家国、人生与入世、时局与时代熔铸一体,倾情讲述,宏阔而细微地呈现了改革开放大潮中生生不息的晋江人、如火如荼的晋江事、百折不挠的晋江魂,可称厚实、厚重,荡气回肠。

这是时代画卷的壮美呈现。作品以时间为经线,从改革开放前夕写起,一直写到现在的生态文明、乡村振兴和全球信息化、一体化,既呈现了国内的大时代、大背景,又呈现了国际的大世界、大变局,桩桩波瀾云诡、步步惊心动魄。作品以家家户户给小商贩悄悄卖海干货被民兵营长带人抓现行开篇,一下子展开一个时代的画卷,让观众回到了那个时代的现场,小商贩推着板车在小巷里疾步飞奔,高海生挨家挨户敲门悄悄通知小贩的到来时,人在时代夹缝中的生存感、压迫感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筹集村里的种子钱,高海生和钱锦程、翟友道冒着定罪投机倒把的危险闯漳州卖海干货,是对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代的呈现;港商能来投资,高海生能进纺织厂学习,叶茂盛能够参加高考,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拂时的时代呈现;高海生自己办服装厂并发展壮大、各种工厂和企业像雨后春笋冒出的欣欣向荣,是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的时代呈现;高海生的服装厂发展成全糖一体的高质集团与港商合作、全球竞争、凤凰涅槃时,是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呈现;中国与金融大鳄索罗斯在香港的金融大战、叶茂盛在与苏联做生意时苏联的突然倒塌,是全球大变局的时代呈现。

大时代的画卷使得作品大开大合、大起大落,有了气势和气象,有了高度和广度。任何作品一旦与时代紧密相连,就会宏阔、宏大,就跟时代一道生机勃勃、熠熠生辉。而导演和编剧不是简单地贴一个时代的标签和年表,而是通过一些生动的事件呈现,通过一些过往的物象来佐证,比如自行车、收录机、磁带、缝纫机、BP机、大哥大、手机、电脑、电商、网络等,这些年代感时代感极强的物件,使得该剧于宏阔中见幽微、宏大中显精细、细节中显真实、真实中接地气。

这是家国命运的真切书写。作品以命运为纬线,状写在大时代、大背景和大世界、大变局的裹挟下,作为个体的家庭命运、作为群体的企业命运、作为整体的国家命运,自然也是起伏颠簸、沉浮坎坷。剧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人的命运与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家的命运与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国的命运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时代命运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家国命运是牵动人心的核聚变。高海生因为父亲早逝,从小就挑起了家庭重担,跟母亲一道抚养两个弟弟,在改变命运的过程中,因为时代政治命运的荒凉,他跟几个伙伴贩运海干货时被作为投机倒把典型,建起家庭服装厂雇佣工人时被说成是剥削,而当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时,他成了改革开放政策红利第一批富起来、强起来的人,弟弟高江生也成了镇上一个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戴玉萍与高海生深爱深恋,却因高海生贫穷、戴母生病抢救需要昂贵的医疗费而不得不嫁给了港商王远航,一个时代的贫穷加剧了两个家庭的贫穷,一个时代的命运造就了两个年轻人的命运。但婚姻的不幸并没有造成戴玉萍的所有不幸,好的时代依然给她带来了好的结果和好的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她有机会回乡投资,成了一个跨国集团的副总裁,并看到了新的爱情与光明;而叶茂盛在高

考途中因为受高海生牵连被人暗算而高考失利后,自己办起了鞋厂、化肥厂,鞋厂因为鞋子质量问题而倒闭他自己因为化肥厂造假假肥而蒙冤入狱,这看起来是他个人的事情,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所以叶茂盛既成了随波逐流者,也成了这个时代的蒙冤受害者。

而这些家国命运的书写最后的落脚点都落在拼、落在赢,落在晋江人是在拼搏中改变命运、赢得人生和世界。这样的拼和赢就成了整部作品的灵魂。这种灵魂也就铸就了晋江人的精神。

所以,《爱拼会赢》又成了晋江精神的深情颂歌。

一是在逆境中的艰难挫折中展现晋江精神。逆境是最能磨练人的个性和品格的。晋江人敢于逆水行舟、逆风飞扬,勇于绝地反击,绝处逢生的精神,在《爱拼会赢》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高海生在全村遭受自然灾害无钱买种子时,带领钱锦程冒着被定罪为投机倒把分子的危险,去外地倒卖干海货;在倒卖干海货被騙走巨额干海货时,他没有倒下,一个人承担起了所有被骗的债务,借钱办起了缝纫厂;当鞋子质量有问题而饱受诟病时,他不遮丑、不护短,当众销毁了所有问题鞋子,使企业名声再起、雄风犹在;叶茂盛鞋厂倒闭、蒙冤坐牢时,也不自暴自弃、妄自菲薄,而是越挫越勇,办起了晋江最大的电商,当电商平台遭受贩卖假货最大的危机时,他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向高海生学习,销毁了所有的假货,从而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这种穷且益坚、苦更奋发、挫更勇猛的晋江精神,是整个晋江人的写照。

二是在矛盾中的尖锐冲突中展现晋江精神。矛盾冲突是展现人的精神最好的镜子。该剧自始至终都以各种事件的矛盾冲突为动力牵引、吸引着观众,让观众在矛盾冲突中看见晋江、见识晋江、领悟晋江。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的矛盾及人的情感、利益矛盾,都在作品中千丝万缕地集合、胶着在一起,考验着晋江人的能量、胆量和涵量。高海生与戴玉萍和叶大莲的爱情矛盾、与叶茂盛和钱锦程的兄弟矛盾、与高辰宇父子矛盾,叶茂盛与高海生的兄弟朋友矛盾、与叶大莲的爱情亲情矛盾,戴玉萍与高海生的爱情矛盾、与王远航的婚姻矛盾、与叶大莲的姐妹矛盾、与父亲戴支书的亲情矛盾,是人的情感矛盾的交织;而高海生、叶茂盛、叶大莲、戴玉萍在面临生存和发展时面临的矛盾与冲突,是人与社会的矛盾与冲突;高海生在企业改制时面临的尖锐矛盾与冲突,是人与人利益的尖锐矛盾与冲突;以高海生的高素质企业与国际知名品牌阿迪达斯在竞争中的矛盾与冲突,是社会与社会、时代与时代、国内与国际的矛盾与冲突。在这一场场矛盾冲突中,我们看到了晋江人直面矛盾的果敢与担当、化解矛盾的智慧与能力。比如高海生在高质改革中实行优胜劣汰时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与阻力,可谓四面楚歌、八方围堵,但高海生硬是以壮士断腕的气魄、出类拔萃的能量打赢了企业体制改革的恶战,赢得了企业凤凰涅槃的重生。这种矛盾冲突中的大智大勇,彰显了晋江人不畏艰险的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无私无畏、不吐不茹的刚直磊落。

三是在智慧的远见卓识中展现晋江精神。如果说逆境是一种遭遇,矛盾是一场阻击战,那么深谋远虑、高瞻远



瞩、洞见未来、引领潮流,是晋江精神、晋江智慧的另一种体现。该剧,我们无数次看到了这种精神的崭新体现。在纺织厂,高海生深谋远虑,看到那些废弃的边角布料,看到了利用边角废料做服装的商机;做服装厂时,他深谋远虑,看到了运动服的商机,做起了运动服和运动鞋;在把运动服和运动鞋在国内做成了一流时,耐进,高海生深谋远虑,看到了合作共赢、贴牌生产的商机;合作成功后,他又深谋远虑地看到了独立自主、自创品牌的重要性;在自主创新、自创品牌赢得国内市场时,再次看到了国际市场的重要性,开始了开拓与发展,从而赢得了国际市场,赢得了全球世界。不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不沾沾自喜、骄傲自满,在发展中发现不足,在前进中清除障碍,在成就中预见未来,是晋江人能够始终挺立潮头、引领潮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精神结晶所在。

四是在人性的质朴美好中展现晋江精神。贫贱不移,富贵不屈,患难相守,甘苦与共,善良为本,真诚为根,都体现着晋江人性的质朴、人情的敦厚、人心的温暖,是晋江精神的人格力量。剧中,人性、人情、人心的光亮与光照无处不在。高海生因投机倒把和诈骗罪被抓时,全村全镇人为之撒谎,特别是戴支书因此而好心办坏事时的痛哭流涕、痛担全责,让人感动落泪。叶茂盛因爱生恨而与高海生反目成仇,企业倒闭时高海生不计前嫌想办法收购、挽救其企业,并以叶茂盛的名义捐建了一所职业学校,不离不弃的兄弟情谊感动天地。高海生、叶茂盛、钱锦程、翟友道四人年轻时的纯洁友谊,同甘共苦,是人性至真至美的光辉,纺织厂厂长、县委书记万丰、公社书记赵启年对高海生的帮助、对老百姓的关爱,是人民公仆的爱民情怀,更是人性和人格的光芒。

五是在代际的血脉传承中展现晋江精神。这是该剧一个难得的亮点。作品在浓墨重彩写高海生这一代人时,也在写他们的下一代和下一代人。高江生从小就刻苦学习立志考清华,高河生从小就在学校里给老师买烟学做生意,叶二莲、叶小莲从小就帮干家东、捡海货做小本买卖,特别是高海生的儿子高宸宇从小聪明伶俐、有胆有识,他在父亲工厂实习时,智勇双全地破获了两起高质集团遭诬陷的案件;他脱离父亲的保护跟叶茂盛独立自主创建电商事业,让电商事业如日中天,不但体现了爱拼会赢的晋江精神血脉传承,也寓意了晋江代代都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强的美好未来。这些描写虽然着墨不多,但却特别有匠心、有意义、有力道、有生命。

逆境中,迎难而上是拼。矛盾中,挺身而出是拼。顺境中,深谋远虑是拼。人性中,抱团取暖是拼。传承中,前赴后继是拼。爱拼、敢拼、能拼、会拼,不拼就死,拼了就好,这是《爱拼会赢》的晋江诠释,也是《爱拼会赢》的晋江答案。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

评点

由河北省艺术中心推出的大型原创民族歌剧《雁翎队》是近年来中国歌剧舞台上的一部成功之作,也是一部值得关注之作。该剧入选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这足以证明该剧作为一部成功之作已得到社会和业界的认可。而之所以说这是一部值得关注之作,则是有见于此剧的制作模式呈现出某种向新中国歌剧创作传统回归的趋势,具体而言,其表现主要有三:

一是传承红色文化。河北是红色文化大省,从中共建党初期到新中国成立,涌现了众多革命烈士,发生过不少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根据相关史实创作的文艺作品也层出不穷,如小说《红旗谱》《平原枪声》《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电影《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等家喻户晓,其影响至今不绝,成为公认的红色文艺经典。应该说,歌剧《雁翎队》的创作延续了这一传统,恰如当初那些发生在冀中平原上的英雄故事成就了上述红色经典一样,80年前飘荡在白洋淀的歌声也为今日的《雁翎队》注入了红色基因,使之进入河北红色文艺长廊。

二是彰显地域特色。观看歌剧《雁翎队》很容易令人想到上世纪一部经典之作《洪湖赤卫队》,毕竟都是民族歌剧,都是革命历史题材,故事发生地又都是水乡泽国,因而产生联想并将二者进行比较再正常不过。有必要指出,《雁翎队》不仅在人物关系设置和故事情节编排等方面有别于《洪湖赤卫队》,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有意彰显了河北地域特色。比如吸纳了同属白洋淀抗日战争题材小说《荷花淀》《新儿女英雄传》中的某些元素,选择某些能够体现白洋淀地区民俗特色的场景,在人物对白、唱词中有意使用了不少河北方言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音乐的处理。该剧大量化用河北地方戏曲和民歌的音乐素材,比如将戏曲板腔体用于某些咏叹调唱段,将西河大鼓说唱曲调和演唱方式用于某些宣叙调唱段,既很好地表现了人物情感,又展示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三是秉持精品意识。作为庆祝建党100周年精心组织创作的重点剧目,歌剧《雁翎队》由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河北省艺术中心出品,这表明该剧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而其主创团队更是汇集了多位业内名家,编剧王晓岭、作曲李昕、导演王延松等在各自领域都有上乘的表现,再加上雷岩、黄华丽、陈小涛、龚爽等歌唱演员的加盟,构成了歌剧《雁翎队》强大的主创阵容。不止于此,主创人员精益求精的创作理念同样是该剧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2020年9月,歌剧《雁翎队》在河北艺术中心首演,之后多次召开研讨会听取各方意见进行修改,仅文学脚本前后演出就修改了16稿,对人物关系、唱段设计、舞美呈现等各个环节都作了细致的调整,于2021年6月再度上演,为歌剧爱好者提供了一场美轮美奂的视听艺术盛宴。

纵观新中国歌剧创作史可以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那些广为传唱、堪称经典的作品几乎全都具备上述三条特征,如《白毛女》《刘胡兰》《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红珊瑚》等。这些作品除个别写于上世纪40年代末外,其余都创作于五六十年代。尽管时过境迁,但它们作为红色经典不断复排上演或被改编为其他艺术样式,至今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反观新时期以来创作的民族歌剧,数量虽然不少,能与之媲美的却寥若晨星。平心而论,造成此种反差的原因较为复杂,而从制作模式来看,能否集上述三条于一身,倾全力打造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精品,似乎是一个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此而言,歌剧《雁翎队》的成功或许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当然,歌剧《雁翎队》能否成为新的红色经典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但至少,在将来中国当代歌剧史的书写中,《雁翎队》向传统回归的创作态势应该会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传承红色文化,打造时代精品

——歌剧《雁翎队》观后感

□邹红

## 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体系的建设

在全国文艺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喜迎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由中国评协、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艺路径”主席论坛4月11日在京举办。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组织召开,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设。中国评协主席夏潮出席并致辞,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彭云、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主任郝向宏等参加论坛。中国评协主席团成员徐粤春、王一川、尹鸿、叶青、叶培贵、向云驹、李明泉、汪涌豪、张德祥、傅瑾,各省级评协主席团代表马琳、汪政、范志忠、夏汉宇、孙先科、李建华、余三定等参加论坛主题演讲。中国评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主持并总结。

夏潮在讲话中倡导广大文艺评论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文艺的时代使命、文艺的立场方向、文艺的本质灵魂、文艺的表现和服务主体、文艺的创作方法与评价标准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深入探讨,为开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境界作贡献;开展建设性的文艺评论,注重学术的厚度和理论的深度,努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添砖加瓦;紧贴新时代文艺实践,注重价值引导和精神引领。他指出,要发挥论坛的组织示范效应。努力推动中国评协的自身建设和协会工作上台阶、开新局发挥引领作用,为各级评协组织的思想理论建设、品牌阵地建设、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乃至提升行业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发挥示范作用。

论坛嘉宾从各自学术专业、研究领域、关注重点出发,展开了深入研讨交流,演讲主题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文化创造”等,展现了丰富立体多维的理论分析和建构。徐粤春在总结时表示,嘉宾的发言具有很强的学术性、理论性、专业性和实践性,提出的许多新观点、新策略既契合艺术发展规律又符合时代发展所需。通过论坛的研讨,促进了交流,达成了许多共识。(路斐斐)

## 求疵篇

# 有人不懂就得改吗?

□史震己

记得若干年前,央视戏曲频道《空中剧院》播出张慧芳主演的《谢瑶环》,她把“脸”字上口唱成了jian,有人问该场的嘉宾(当时《空中剧院》均聘有嘉宾来回答观众提出的问题)杜近芳先生:“您唱的‘脸’字为何不上口?”杜答曰:“起初我也是上口的,有些大学生给我写信说听不懂,于是我就改了。”有人不懂的东西该改吗?此说大可商榷。

据戏曲史资料记载,我国戏曲剧种多达三百余种,迄今仍有二百多种尚活跃在舞台上,每个地方剧种吐字发音都有自己的音韵体系,基本上就是地域方言的音韵体系,唯有京剧具有其独特的综合性音韵体系,因为它不是某地的地方戏。因此,音韵系统再加上不同的唱腔,就成了区别不同剧种的主要因素。京剧音韵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其唱念(韵白)中的“上口字”“尖团字”以及四声调值等方

面。即以马连良先生的《甘露寺》“劝千岁”唱段为例,该唱段共26句,其中有上口字26个,尖字12个(包括重唱的)。会唱这段的人不妨试试,若把这些字都按普通话的读音唱出来,那还有京剧韵味儿吗?至于地方戏,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它们基本上就是只为本地地区的群众服务;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则大不相同了。像北方人连一句都听不懂的粤剧、梨园戏、高甲戏、越剧等在央视戏曲频道也时有播出,它们是不是更应该改了?这不等于是毁灭这些剧种吗?

况且,我国的传统文化极其丰富多彩,并非只有戏曲一种。比如书法,其中的草书有很多字人们不认识,怎么办?难道应废除草书?再如唐初形成的“近体诗”(绝句、律诗、排律),具有极严的格律,如果你写的诗不符合其平仄要求和押韵规则(平水韵、一百零六韵),那就不能叫近

体诗。我们不时会看到,有人写的诗或四句或八句,每句或五字或七字,大体上一押韵,就敢标出是“绝句”或“律诗”,徒留笑柄尚不自知。更有甚者,有人竟然提出应“突破”格律的“束缚”!又没有谁逼着你非写近体诗不可,不懂格律你就别写了;一定要写的话,别无他途,你就去学习一下古诗,那又不是深奥到不可学的知识,怎能以改变传统来适应你的无知呢。

对此,吴小如先生有句话说得好:“从不懂到懂,本有个积累见闻的辩证过程。”(《吴小如戏曲随笔集》)这句话还勾起我亲身经历的小笑话。我给学生开设京剧选修课之初,学生对传统京剧小本上是一无所知。“有请二小姐出[ts'ɿ]堂”(《凤还巢》)他们竟听成“请二小姐吃糖”;“你是几时出阁[kuo]的”(《锁麟囊》)有的学生竟问我:薛湘灵还“出过国”?我讲过“上口字”之后,他们就明白了这些字的意思,而且在别的唱念中再遇到这些字,他们也就学会念了。其实我自己也是上世纪40年代从学龄前就开始跟着大人们进剧场听戏,慢慢就喜欢上京剧,80年过去了,依然初心不改。

## 话剧《铁流东进》首演 红色电波闪耀铁军精神

“为烈士立碑,为人民立传。”根据人民文学奖得主季宇小说《最后的电波》改编,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新创话剧《铁流东进》于4月13日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剧场首演,揭开了第七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的大幕。该剧由查文白、钟鸣编剧,查文浩导演。作品聚焦新四军通信兵战斗生活,是一部热血沸腾、充满阳刚之气的舞台作品。

“军人离开战场有两种方式:凯旋或牺牲。他是第三种……”1941年,皖中独立师第三团东进受阻,被日寇围困在白马山,急需通过电台与上级联系。协助三团的发报员是一位技艺超群却对抗日胜利毫无信念的老百姓……话剧《铁流东进》中采用了两个时空交替叙述的方式,讲述了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主人公李安本的孙子从怀疑爷爷是逃兵到揭开隐秘真相的过程。作品通过层层叙事展开了一段为民族浴血奋战的铁血往事,亦展现了主人公平凡到伟大蜕变的心路历程。剧作真实、可信地塑造了一个被信仰感化、蜕变、觉醒的普通人 and 一群意志坚定的新四军战士,谱



塔菡摄

写了一曲悲壮动人的英雄赞歌。为使剧中人物更加丰满立体,主创团队与原著作者多次沟通交流,在小说提供的信息和背景基础上查阅了大量

历史资料、通信兵回忆录,并实地采风、走访相关人士,深入挖掘素材。在作品的二度创作方面,导演查文浩用影像、灯光、音乐、演员形体等载体,立体呈现电波的形象,调动现场观众感官。舞台上,高低不一的白色矩阵排列成摩尔斯电码符号,随着剧情不断变换为战场、纪念碑等形态,舞台上方的纱幕也由摩尔斯电码符号组成,流动的影像与旋转的舞台融为一体,诗意地诠释电波与铁军的关系。此外,音乐旋律中也加入了摩尔斯电码的元素,用男声合唱与哼鸣的方式贯穿乐曲,这滴滴答答的声音亦是老年李安本循环于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在作品中汇入了柔和感人的笔触。

该剧由侯岩松、田征、王挺、褚栓忠、张真源、王啓函、李梦男等出演,张武任舞美设计,黄祎任灯光设计。该剧创排于疫情期间,经历多次暂停再重启。作为国家话剧院在习近平总书记给剧院艺术家回信后的第一部原创作品,剧组在总书记回信的鞭策和激励下坚守话剧舞台,不忘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力求以优秀作品践行总书记嘱托,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据悉,首轮演出将加演两场,持续至4月18日。(路斐斐)